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灌園集卷十五至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南光幟

謄録監生臣温廷鑑

灌園集卷十五

宋　呂南公　撰

書

上曾龍圖書

知府學士閤下某南城之東野寒人少時自慮其智力寒薄不足以參農商工技下風故妥意於文學蓋十五而讀書二十而思義以為文者言詞之大美以天地之化四時之運人物之成世古今之無窮其間變故顯幽

治亂盛衰賢愚勸戒一切藉文而後經遠其所關繫如此雖古之人處之以力行之餘事然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也士無志於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淺所見既爾故自唐虞至於近代經子史集説解志載閲無不求得無不讀若是者數年於是探索短長補綴同異隱以心靈之所明嘗奮筆而書之所獲多矣猶未敢遽以為至也益取古之作者所成反復熟爛之期於合似而止盖年三十餘矣其所造詣粗

若有就而遭值時變當路者以能文為賤工方且推崇馬融王肅許慎之事業以風場屋而剽章掠句補拆臨摹之藝譪然大行以韓柳之顯傳宜已不可掩然而後生脫畧往往輕之况於未顯傳者其何以露鋒而出彩君子之道有得於中則外之貴賤無以損益於我也則某於今豈有所歉而若有焉何也竊以自古文學之興其人之所出隆汙不一然其必有合比也有大過人者立乎世則相望而宗師之孔孟之門是已世無大過人

者猶有以致交遊之樂建安七子梁府十友與夫蘭臺之聚烏衣之游是已近觀李唐文寂盛於元和而退之所與一時文士畢在相讙之地若張籍歐陽行周東南之羈人賈島劉乂朔北之異類而皆收拾引掖使至有聞而况勢迹之親者士患無所有而已不患無所依歸惟此時為然國朝文先有柳仲塗倡率吹噓須其曹者各有聲實慶歷以後有歐陽永叔而閣下為之流亞海內諸生出入門墻倚賴輝澤者凡不知其幾人矣夫生

而知學與學而有文皆離倫之效以某之不敏亦何敢以此自張然方之今昔得所合比之徒以不辱其後塵今乃孤行獨息若無所容則其所以有歎歟仲塗歐陽聞而知之者也惟閤下之命世可以見而知之而攀援仰望又幸有今日之容通此其所以願於納謁也夫中國之有江西而江西之有洪府其位任亦重矣人莫不知趨重位希貴勢而某十年之間七八過洪未嘗納謁於府門非不能也則今日之願拜光儀不為省閤之官

牧伯之權而來也伏惟賜亮謹獻雜文一卷幸垂覽焉

答李講師書

前辱見過又示以周易餘義五十篇翻讀竟帙欣喜不能自停老丈之得志於經功效固自不淺以某之不肖智識謬陋何足以快睛睫於此耶多幸多幸某於易嘗學之矣而未始先於求言言之不敢先求則所以學者特岌岌乎師心而已矣蓋嘗以為使天下而世有聖人則易雖不作適無不可使天下而世多賢人則易之傳

鮮復誰倚賴何者道可以心行故也今惟世數不幸每
希之於聖賢而學諸生又動拘率而按道於文字之間
宜其易惑而難通也柰何世而無經學而無傳斯不可
已且夫道非出於聖人也葢其用亦明於聖人耳是故
資道以作經資道以作經於聖人乎何有而紛紛之徒
迺欲拜經以為道毋此其所以駴眙於經之所言歟孔
孟以前學者不務傳經以見道鮮至於疑惑由漢以後
傳經之士相望而道益不明豈其經不可以傳耶有心

不師而無言不疑故亦自困於狂而已矣何由見道夫道之所以為易也以無為本而經之所以為易則文有以助於無道一而言之二焉豈得已哉修乎教而已矣然而未始不一也起意於先而立言於有是非一耶得意於言而忘意於道是非一耶人能知夫一之二而二之一則是不足以明之又况於駴眙乎其言哉唯夫知此者寡是故茍有以知之則宜嘗敬慕昔者某嘗讀漢以來衆家傳易之書矣方讀之時或笑其狂或怒其悠

或悲其暗及其久矣則遂以爲不足煩吾笑怒與悲焉因輒忘之乃中心所以敬慕而有加無損者王韓氏而止耳爲其能知一之二而二之一故也他人未及知此則雖千百其徒何能爲易之軒輕乎聽其自暗自狂自恣可也故天下業不可以無經則衆家之書作與不作存與不存皆不足論若王韓氏則不可容易視之讀王韓氏書而尚不悟易則終不足以學易矣易且不足與學其又可與行道歟觀餘義之所申知老丈之所以設

心展才當亦為此方之衆家有不愧處至於未免排斥王韓則為難免老丈豈欲求異於經家耶將以行道而廢經則異不必求也又世所傳子夏學者亦嘗讀之蓋借名甚高而持論特卑者疑其漢儒詐託果誠出於卜氏則不已辱孔門哉彼韻達則唇舌家之役徒耳何足叅涉然餘義所非往往并及若輩如令譬擬於王韓似亦不倫也成人與成人談於堂上而先生或未是之即騃孺子戲於堂下而謬言焉又何足怪願老丈嘗試察

之

與饒元禮論史書

借示十國志已略讀終篇此苟作之書也得在元禮藏中何其僥幸試為左右說其不足收之略盖史之作以才過人為主其法必合於春秋然後當司馬遷為史不甚合春秋然而號稱最良者其才高也班固之才不及遷而措置謹密則過之故亦配遷流傳范曄以下卑乎陋矣陳壽以史為志論者或謂之善以余觀之猶為未

盡何者三國皆漢盜而曹操先篡無以服人心是以袁劉諸人睢盱競起其事與戰國無異不當以秦為宜傳周也況曹氏威强比秦不侔遠甚然則壽以史為志者猶言三國不足以優劣姑並記其事云爾雖然壽何知春秋之法哉春秋雖據魯為内而尊王之外未嘗謂諸國為盜賊亦書某師某人而已壽以魏為紀吴蜀則不為紀而其次第則以建號之先後列之雖不類據魯為内之體然猶無害至敘魏事則往往名權備又書吴賊

蜀寇此無謂也若以曹氏為宜傳漢則是王莽亦無罪乎春秋之意壽固不足以知之且其才又弱則其為書不盡善也固宜李延壽為北史各自標建無姓名賊寇之誤其叙事才致亦優於壽此粗可也魏徵劉昫之徒皆壽之罪人日者唐書遭會歐陽諸公商畧法度其措置文采遂與班馬争路可見吾宋文學之盛高映累古矣前年初讀薛居正五代史病其有劉昫之謬思見歐陽公所修書而無由得不知永叔如何處五代之亂也

大概十國之事皆如孫權劉備而五代則曹操司馬懿耳但漢末天下為三故吳蜀之勢視魏為弱魏力固勝吳蜀也唐末以天下為十則五代之力弱於魏而十國之弱又可知故力足則與汴洛相持淮南兩川是也力不足則偽辭聘貢廣南閩越是也力最不足則苟占地利借臣幸活荆潭是也吾以為使孔子記此書不過以五代為魯耳必不謂十國為盜也蓋曹操之謀篡也非不欲速也以其天下未易服故隱忍而俟之若當時無

吳蜀袁劉則建安以後無漢歷矣然則吳蜀非廟盜漢因魏之篡而自度不能臣事之故不獲已而成國也十國之亂何以異之黄巢之後唐力不振而朱温首懐曹魏之心何嫌英雄不服乎盖如桓玄侯景安史朂巢然後謂之盜十國豈類此乎永叔書未可見然使不能辨此則未免不合於春秋鄙哉十國之苟作也其文不及居正其標建不及陳壽扶億强行而已矣書此國之事則皆知稱我而其君則姓名之又以盜賊名彼國至於

書彼國則又以盜賊名此國此噂沓背憎之人耳司馬
遷所謂世家者謂其諸傳世有家也其體與近世實録
同今為十國世家又為列傳此何等法蓋十二諸侯有
因上世得封者有因中世亂而盜國者方其稱公亦書
公稱王亦書王稱帝亦書帝所以不沒其實與春秋所
書諸侯皆稱公同意然春秋生不名唯死一名之葬復
稱公此孔子之深旨司馬遷於世家名次其爵蓋春秋
有傳世家無外傳不得不然今乃題某地某人世家而

首尾則又姓名其人甚矣其無識也彼既建號改年廟
祖宗陵墳墓矣而猶謂之衆民乎若以其亂可貶則春
秋戰國非不亂孔子司馬遷非不知貶也其餘楷置文
采一無所取而世或傳之疑好事者欲見事迹故爾雖
然此書事迹蓋略矣甞以吳録江南録江南别録江南
野録等書校此吳蜀二志可見其略天下大定録固略
然此書往往遺其所載今新唐書楊行密傳最有功凡
行密之善可道者畢載於篇中又於京師見永叔所作

錢鏐傳亦甚核詳蓋永叔多收野史記傳而去取從容也但不知永叔書盡載十國君臣事迹果否不盡載則又未免闕遺矣春秋之法要當一肆吾力但猶俟盡見永叔書乃為之吾能論其措置不疑其文采也元禮博學好書且廣收藏異日不怠則修選之功當靖共之自今可訪索十國野史記傳庶幾獲廣記備言之益此外未須議某不日南行矣經過當面見馳此故不宣悉幸察幸察

啓

上知縣啓

伏以執事才力優長而屈於一邑一邑之人情物宜固已無所不照若乃原田之沃瘠閭比之蕃耗陂澤之涸盈山林之童茂工之良窳商之通滯農之勤惰士之賢不肖皆莫逃於政術之中而某之事業實在辭學下風謂之賢則或不足謂之不肖則太妄蓋亦執事之所有以處之矣夫未仕而交際於諸侯非盛古之禮意然而

世變已久則違衆不足以為高也視今無事於造請之人唯不能學與未嘗學而杜門者或顧之耳而某區區之姓名猶未免於舉子科防則非杜門之時也非其時而不見其所可見則旁口將傲慢之相傷是故不得不畏雖然使某必進執事之門乎徒上謁則庸衆常為之徒贄書則懷假倩之疑畏傲慢之謗而得紛紛之疑益非善計故當少露文業以致夫賢不肖之情狀謹獻雜體詩文一編雖未足以究平生之所長然而細流土壤

可占其高深之萬一伏惟探鉆餘閒嘗賜披覽亦以驗其非偶然而前者也

代人上知府待制啓

伏審知府待制抗章天陛得郡海濆辭南昌之要藩就東牟之外地有將相之業而不謀事任當風雲之會而樂處寬閒此盛德之難攀維羣心之所服恭以知府待制懿文經國鴻藻挨天溫溫大德之基愷愷中庸之器早軒翔於冊府實表映於書林獻可納言簡在之心屢

沃出藩入侍具瞻之望良高仁宗以獎拔未終今聖以知聞亟委魏舒領袖上目送以為榮和嶠棟梁衆神伏而咸待一昨鎮臨遐徼安集殊氓垂全文武之勲俄被均勞之命蓋許國雖堅於志而成功亦在於天矧眷注之方隆竚登延之非晚豈繫千里能滯真賢仰祈撫字之餘茂養保調之福某欽風有日拜德無階側聆旌戟之臨遥深桑梓之慶限紆銅墨阻侍堂皇畢情無任悚息依歸之至

為人謝舉知啓

學者入官所以行道於世君子薦士所以報上之恩葢將成天下之公非止遂匹夫之獲惟其事出而弊見故有名豐而實凶求之者無慎終如始之思引之者有深情厚貌之患賢若葛亮而虧明於馬謖勇若魏勃而取誚於灌嬰豈徒乖立事之奉期又以起稱人之深戒大者有是下馬可知嘗觀艱棘於來今固已倍蓰於治古夫合衆人之性行而責在上之畢照用此日之保任而

定終身之不愆熟而思之既自難矣而況員以歲限例將法繩顧惟所借之私信乃不輕之務向非富有於德業何足承蒙於品題以某甚愚於人不逮幼爲待試之末藝晚得徒勞之小官方玆效莅職之勤詎敢望當途之援不虞遭值亦預褒揚此葢伏遇運判明公豈弟存心寛平遇物深為國簡才之念切視人如巳之思茂惟采菲之仁曲成推轂之賜敢不淩兢教意循服官箴庶幾尺寸之長不負高明之舉

為人謝舉知啓

君子所謹莫大乎進身人臣之能尤見於知士士未嘗無而知或不至身孰不愛而進或非夫惟難能所以發則哲之慚而不謹亦以取自輕之累賢者之論由是觀大臣之遠近先王之治所以考碩德之偽真蓋義命未盡則窮達易迷其初志尚不齊則賞拔各從其類究觀世道之既薄鮮見掄才之克明惟自逞其私心遂不符乎公議言行由是而相戾抑揚以此而多虛以宗元之

俊而詒誚於叔文以房琯之器而銷聲於劉秩故擬鑒之得失繫虧全之始終深惟古今何間上下若某之鄙趨時實疎偶從禄仕之下風叨莅刑書之末局依明公之敏政懼不肖之瘝官蚤暮淩兢憂未逃於責察智能寡拙敢非望於提攜熟知天幸之來輙預幕僚之舉以幾曠之職而免簡書之悚畏以最下之才而荷賢德之甄收恩輝甚洪物議更駭嘿循涯分豈逄階緣此盖伏遇知郡郎中樂易存心寬平待下不以已長而棄人之

短不以已備而責人之周譬如匠石之於山豈刋棼於樸樕亦類治師之於器各順任其埏鎔故使孱頑亦遨題飾敢不激昂學植衹服官箴使高明無過舉之譏而愚陋近立身之域

灌園集卷十六

宋 呂南公 撰

傳

重修韓退之傳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三歲而孤養于從兄嫂自知讀書日記數千言二十五登進士第再試博學宏詞不中三上宰相書激昂無所合鄭餘慶頗稱之稍漸有聞董晉鎮汴州辟為推官晉卒又為徐州張建封推官一

府言其鯁亮歲餘入補四門博士俄遷監察御史上疏
論宰相不專機務天旱人饑官不矜卹宮市困民德宗
怒貶連州陽山令東南學士多往師之順宗即位大赦
移江陵法曹元和元年召為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
為真改都官員外郎歷河南令遷職方以使事過華州
會刺史趙昌劾奏華陰令柳澗前坐法為刺史閻濟美
請停任未報而濟美罷澗教民遮濟美索軍頓役錢為
挾怨逞私謫澗房州司馬愈上疏言昌濟美刺史相黨

宜有辨白詔遣御史李宗奭即訊得澗贓狀以聞再貶澗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自以才高屢掌擯絀作進學解以歎其窮宰相見而憐之以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言事者指愈在江陵日諂事節度使裴均均子鍔無狀愈為文而餞之是時宰相方與中丞裴度計議伐蔡不同而愈嘗獻計於朝稍與度合於是用譽鍔事罷愈為太子右庶子及度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先走汴說韓弘協力蔡平遷

愈刑部侍郎十四年詔使迎佛骨至自鳳翔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以下奔赴頂謁爭委珍貨至灼體膚以為供養愈惡之上疏歷陳黄帝至周穆王十三君壽高者餘百歲少亦七八十天下未有佛也自漢明世有佛而人君壽數益促唯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年八十而國亂身飢死不足依循請以所迎付之焚溺疏入憲宗大怒欲置之死裴度崔羣言愈誠狂訐然究其心實忠款宜蒙寛貸時百官多為愈請雖戚里諸貴亦以為言乃

貶潮州刺史到官上表陳謝痛自咎責恐老死瘴海不得重望闕廷無以罄竭平生所善文辭以述太平功績昭示無窮憲宗覽表語宰相愈固愛君惟犯易耳皇甫鎛忌愈介直遽言愈狂疎且當稍移乃授袁州刺史明年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之亂牛元翼被圍詔愈宣撫衆為危之既行穆宗亦悔追詔許愈度事從宜毋必入王廷湊聞愈至嚴兵以待謝曰適為紛紜諸甲卒爾愈大言曰天子以公有雄材故以節授公何意

乃與賊反耶奮而應者曰先太師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而以賊見名愈曰汝乃記太師乎當知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等家各有世食已乎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旄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汝等聞之矣曰田公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汝等已害之又殘其家復何道衆稍讙廷湊慮其變麾使去因謂愈曰今欲廷湊何如愈曰神策將如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而公久圍之何也廷湊請即出之會元

翼突圍去遂不追愈還奏穆宗大悦轉愈吏部侍郎李逢吉欲逐李紳以愈紳俱褊忿可激乃除紳中丞而薦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勿臺參紳果奏論與愈交刺有詔兩罷愈為兵部侍郎紳觀察江西辭見泣訴得留愈亦復為吏部長慶四年八月以疾免十二月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有集四十卷愈善與人交不以窮達易情最喜延譽朋類專容其短後進經愈指授往往成名存撫内外孤遺始終一意其為文自視

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不録班固已下而世不敢不服也愈在潮州聞其俗苦惡溪鱷魚食人畜無藝乃投羊豕以文告約三日不遠徙即以勁弓毒矢從事是夕風雷起溪中魚徙六十里自此溪涸民無患以為愈誠格所致

論曰東漢至于元和學士辭章日以衰落敷宣叙述僅就而已隻字適安篇句偶全世以文士許之矣唯愈暢達雄渾峻麗嚴明肆之不踰約之不迫脱去凡近且趨

作者之奥落筆擅美出口同書下視秦漢以來儼無愧色雖或䄎出謿笑而其歸致猶與荀况相如並駕方軌後世雖有追踵愈不可過也盛哉文乎人不稱於耕耨而名農不善於通貿而名商婦人豎子知其黍冐可羞至於文不足乎言獨非學士之羞歟愈文盖高亦免羞而已矣惟其未免者衆故可貴使愈當詩書之代其能獨步乎哉昔者水土失序大禹平之同宅滌陂迹在羣目功不待賛而孟軻好辯排墨闢楊愈以為功與禹侔

夫行之與言難易孰若水害去矣而為我兼愛之風千載煽蕩天下偃靡然則愈之區區攘斥佛老思以追蹤孟氏其氣則強其功烈異於禹亦明矣唐之人前乎愈則傅奕果於言後乎愈則李德裕果於行其於佛氏未有以揺而樂之世不咨傅奕李德裕而愈之推則組染勝者帛價聞故也愈之於學明仁義以守教者也議不出入故醇文不襲蹈故高夫如是足以為愈今之論者乃曰愈不知道德然則必若柳宗元劉禹錫涉畧元紵

乃為知道德歟愈文既多固無不工者其間有補典訓如豐陵行謝自然詩李千墓誌諱辯師說喪服議等書皆人倫之藥石也

元祐初内相陳公繹謫守建昌嘗病新舊唐史載韓退之列傳一意襃拂頗乏抑揚因屬灌園先生稍加筆削將以聞于上先生承命芟夷旻衍著為確論果出二書意表内相覽之擊節稱賞函以副呈文昭曾公肇文昭亦歆豔歎美復援紫微兄鞏之言謂吾鄉

姑山之秀宜世不乏人惜乎乙夜之觀未達而陳公被命易守灌園隨亦棄世故前此板行灌園集偶遺此文今得善本於其子郁家用刻于集終以廣其傳紹興癸酉冬十月既望天台奉祠蔡延世謹題

孫甫傳

甫博學强記最熟唐書准荀悦譔唐記三十篇衆咨其該要范仲淹薦甫可任館殿遂為校理久之欝欝不適白宰相求外官文彦博少時師事甫於是參知政事為

甫從容言朝廷待君異常流幸少安之俄用為三司副使甫對彦博吁悵曰朝廷見待不同乃以此耶吾宜去矣顧知陜州彦博曰學士資望出人陜何足得但外戚有先求此郡者政府已可之矣甫曰政甫固以吾為不若外戚乎何必陜哉取次一麾吾去矣得鄧州而行范仲淹守杭甫為二浙轉運使仲淹禮貌殊厚甫每不快謂人曰希文為不知甫則甞薦甫於上矣希文而知甫則樽酒道舊必使俗物參同非美意也甞至仲淹書閣

見其親為尺牘甚多甫曰何事於此仲淹曰疇昔單平游分今日不欲棄絶且禮無不酬故爾牽勉甫曰已矣公知不忘南都教授時交際情地則足矣自公官達則相於者皆佞人挾詐圖私何足報復論者以仲淹甫語皆得理諸甫為人清率平居對客縱論忘景晷之遷屢撫幞頭搔其髩髮鬖然被面不加修正也陳繹為西京留守推官過甫叙别甫欣然接膝自酉及子語纔罷乃謝曰家人病無能具酒者謂君非餔啜徒亦不自歉也天

明不設飯自録小詩送行而已彦博既顯甫常少之與人語及必引袖掩面曰天下可羞誰若文十四者乎遭時得君其景迹乃爾辱吾道甚矣嘉祐二年甫卒官止兵部員外郎

賛曰德尚容而心戒褊修性之通義也然容之敝常以和易至乎卑汚而褊者雖難與並為要之不違乎清直故君子之道不幸而不足則與其汚也寧褊何可忽哉陳繹曰慶歷時文學士如甫者多矣至於允蹈耿耿不

肯毫髮苟合於世未見如甫者也

頌

靜惠處士祠前芝草頌并引

萬物一氣而無醜好昔人之論蓋已至高必該徧而說之則物與人俱育於覆載中間而後事生焉則美惡存乎事存乎人而物每因之豈偶然哉古書瑞應何限互出所見以為說唯君子為能考之以其時與其人故無迂

敝之失也蹌蹌乎堯庭師師乎魯郊按此足以知麟鳳乎非邪宋元豐元年邛州静惠處士祠前紫芝生於盤石上大如雙笠蜀人嗟異以為高潔之應故繪圖而傳之五年傳至江西建昌之東野人實寓目焉想繹徘徊曰果哉說之可矣夫厚而升氣以為和者土也而静為之德石者土之英其質磐則安乎静之至也毓乎秀而不可必致者芝也其事

似夫賢人其味澤足以養人則似德惠兮芝生不于土而于石則潔其本而遠離塵雜者也處士之賢不繫乎芝之有無而適有之所謂因之也余故說之如此所謂考之也蓋賢非處士則芝雖大於車蓋秀乎千仭之冢其孰能美之處士之心迹宜有史氏為之述今芝之有圖則其曽孫宣義君文能誌之野人方為之頌焉所以勤勤於說釋賢德也頌曰

有偉其英自天發之孰被孰嗟于此貞石載燿彩澤延昌秀本用晦之章協矣其祥子孫維顯揚之

錢鄧州不燒楮鏹頌

嗚呼士誠知修耶内不欺諸已外不欺諸人可謂修已已嗚呼士誠有立耶上不愧於天下不怍於地中不負於神可謂士君子已凡唯知修至於可立而不欺不愧者其備如此雖天地神明我斯天地神明已豈又䘏䘏於諸餘哉世衰道隱士心險惑捻匿自危則區區於禍

福以壯其毒聞古之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為多則假之以請禱禳祈假之不已則翻楮代焉而弗支是故罪者滿世而莫救其非肅肅鄧州唯道之繇識趄趄於衆謬行不徇於時流孰巫祝之足因而禧祥之苟求蓋清修而不媿則萬福之來酬是何楮鏹之不然而名位之優優嗚呼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誰其嗣之宋有人猗

贊

廬陵徐俊和畫像贊并引

廬陵徐俊和廵檢于南城之石陂元豐四年秋九月秩滿其所部百卒謀曰異時我徒室半空官來為我節廩賜使有以娶月受米藍田運費常十二官為我請于臺得寨有倉是皆無窮之利若夫訓治兵武至不以机肉臨敵又義之明明者也官今去我不能借而留之盍圖像以慰永遠之思乎皆曰然遂圖之又告其寨南十里之灌園人曰獨不能遺我

以文題而贅之乎灌園人曰可無汝拒為其

辭曰

吾誰之歸維父母之裕兮曷日忘之時丹青之顧兮

賔甲聚贊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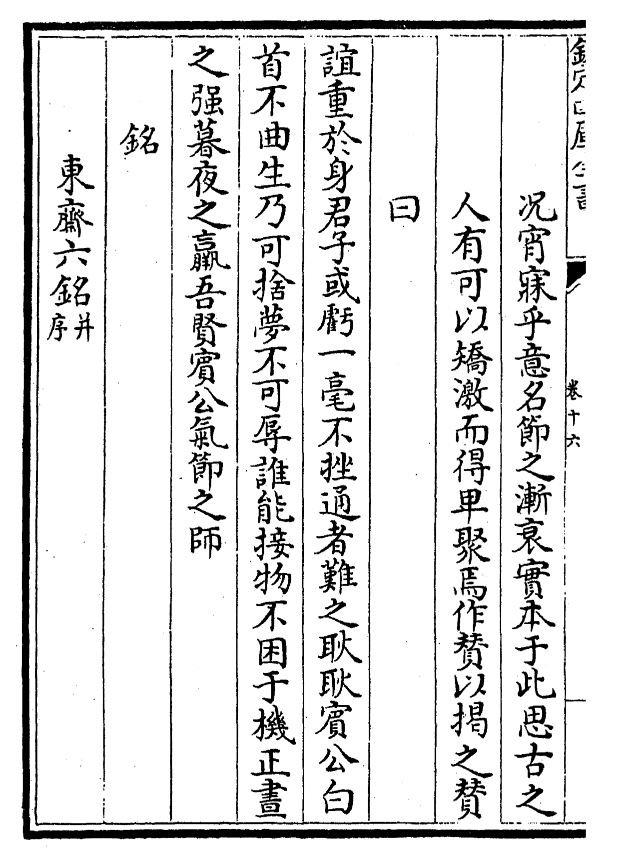
文信侯書稱齊莊公時有賔卑聚者少好勇

以不辱自居年六十無所挫挠一夕夢壯子

叱已而唾之面惕然寤馬終夜坐不自快明

日名其友物色衣冠而索於衢将以報也立

三日不得因退自歿云吕某曰詬辱之於人甚矣哉大人才士有不能違者豈其知違之不易歟將事物之既交則勢不容違歟今横目之民舉知慮此然慮而能違違而能必者幾何至於必而能常者又其難也哉是何壯子多而畢聚之少也余悲世之人動近于辱而辱亦自甘也求一日之莫我辱且猶不能況五六十年乎幸白晝之莫我犯且猶不能



況宵寐乎意名節之漸衰實本于此思古之人有可以矯激而得畢聚焉作賛以揭之賛

曰

誼重於身君子或虧一毫不挫通者難之耿耿賔公白首不曲生乃可捨夢不可辱誰能接物不困于機正晝之强暮夜之羸吾賢賔公氣節之師

銘

東齋六銘并序

某來樅陽樅陽之大夫埽齋於廳事之東以
館之日給之食又借之書以養焉齋之東北
有室室縱二筵横半之某居其中偃然與文
字起居不知此世之多淫堂僭厦也室有窗
窗之右有戶戶外之左有方池方池之前周
而限之者土垣土垣之外林之老高流之彎
縈蕭然漻然嶢巖野者某時厭坐卧則挽舊
編循池依垣以步耳目垣外之虛曠亦自宜

也舊常多感感之積無以紓發則懼夫抑且蔽也少紓之為窻戶池垣四銘又為書篋酒壺銘皆以自警也某曰銘之作吾不忍效昔人捕影跡以圖附其說至於沽腴事偽苟耀文筆者吾又免之若斯六銘其可了然無媿也已

牖銘

有明勿恃有隙勿啓資爾天日保爾虛室樸而檽素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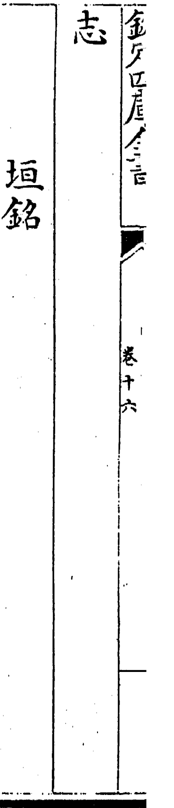
幪不流于華不蕩于空映書映文通乎曉昏爾明可尊

戶銘

闔足以晦闢足以明若樞若扃順而勿情嗚呼得汝由而非罪疾也者非戶之祥也耶

方池銘

池如之何去流取定方如之何去圓取正胡能不盈有岸斯廣胡能不竭有源斯養維風及雨或激其平爾黿爾魚勿污其清事常感人人感或蔽勒銘池傍以輔吾



志

垣銘

表毋甚高以蔽余見質毋不厚以虧余限中亡失宜孰踰孰窺中亡易言爾奚屬斯咨爾垣兮其安其支

書篋銘

豈無弊囊傷於束勒亦有高架塵蠹侵食猗斯篋兮方而有容不華於外以完其中行可以携坐可以隠君子之器用無不順容不在多貴於能達蓄不在固利於頻

發不發不違伊筵之孽

酒壺銘

富而分人贈愁以喜貧而居中立亦不倚能分能立其象君子杖頭之錢方外之賔交招世逸莞攝天真作㷻作淳資汝蒸人何千萬春

舉業囊銘有序

余來桐鄉之明年當有司請貢士之春同居爭治舉揚事業時以率余余不得免也稍强

為之置囊壁間以積其文暇日又題囊腹為銘以自悲其辭曰

孰干我才以亂吾學薰冗綺麗成此脆惡豈不有效腰金曳朱豈不誤事飢腸白鬚咨爾囊兮蓄我窮歟聚吾通乎

慶來橋銘并序

熙寧六年富人姚靖作新橋于福山某月某甲子橋成長老文字師與衆僧坐其上語曰

山險且深游人至非偶然天下真愛山者少
而游人必以愛山為名吾豈以其非真愛而
忽之盖將有真愛者在其間吾幷喜其至非
偶然者有來吾迎于是去吾送于是吾一以
慶待之慶者吾為山而寄喜焉者也濡爾筆
來吾且題為慶來橋衆僧唯諾聲讚遂題之
題已使來請銘文曰
有奔者流界我淨宫為橋絶之自昔言功既堅既良壕

亦無窮我謀新之上覆以屋夭矯完固平鶩硐谷馬來
彭彭車度端端我將我迎則慶而安誰其謀之維宇師
建誰其資之維姚氏願匪謀匪資橋奚以善物不無壞
恃後之人銘以告之俾舊而新

灌園集卷十七

宋 呂南公 撰

雜著

呂氏家系

開寶八年王師加金陵兵官樊若水至城下晚請於師以燔民廬而吾家燬焉曽祖王父君槍攘挾其二子輕齎南遁至江州遇其故人有禄者教以宜走南豐於是從之明年復遣次子迓省金陵且謀復舊居而舍址券

籍皆灰蕩不可理辯遂定計為南豐人有屋于縣郛之東遂土宜為生居二年曽祖王父君卒其長子是為大父大父君有二子其季先人也先人生於祥符戊申是歳大父君卒先人生纔十月家貧不能自存大毋棲以襁褓挈而嫁南城人傅可忠故先人初養于傅氏長因家焉嘉祐九年正月丁巳先君卒有四子云系曰嘗語水乎水之行也作于天會于源溢而放蹙而悍淙而為瀑激而為瀨曲屈而為磵平漫而為川遭潴者池被灌

者渠漱湫浸漉披枯突潤名夥錯綜已多故矣而不離乎水通于此意者其知姓氏之所繼乎不然牽縈而結纇務以自光亦何異坐江海之上而繁引絮辯語人以此涓嘗瀨此涓嘗川嘗瀦嘗渠渠已嘗漱漱已嘗漱又浸又流流之在吳者為如許湍其在楚者又為如許湍乎引辯如此亦幾妄矣夫呂之為家吾知其得于佐禹治水而已彼周之侯漢之王吳之將唐之相者吾豈知其必祖必宗哉吾不敢好牽結而自誣也詳夫耳目所

及事得以徵之者今有一人其嗣實三然一人安生一人天化一人浪游則是此人嗣系唯安生者可以審定而其天者則絶游者難考矣萬一著系而儻引天游則其爲謬奈何戍敗存亡其迭如轂況逦假養易冒兵燔饑蕩雜發於其間誰者保其如綫而不有紊絶乎蓋帝公之胄叅附史録君子猶有以窺秉筆人之荒況彼臣民之微著無常者哉嗚呼可悲也巳先君之死諸孤露懵然迷所誌免喪之五年始詰於南豐得其畧焉曽高

之迹毋得而述矣茂惟先君其可言之先君少孤不及仕學為人端慤易直居游脆軟之俗克耿介無點染有屋西村不能足食然戞戞自守非其力不以塵芥望人接鄉鄰以忠正有尋常詩戾得先君一言輒為之沮輟好讀農田書曰吾所宜也耕殖造葺必有法初教其第三子學懇刻督勵不容髮聞人有書必為求借從之屈請忘勸常召語之吾家父祖學儒汝能紹之勿墜吾望塞矣嗟乎孰使臧集而帥亡乎初曽祖王父君之次孫

既來南豐忽被中旨趨京師到闕得官屬三司院而其兄尚留白舍之河源月割俸以資之既又以書歸戒令盡室北來未及行而三司卒故其系不得詳河源有五子曰驥渭沔晏顔者是也西村四子伯歎仲旻季南公其叔留也曾祖王父君諱大亮大父君諱戩三司諱淵河源諱務本先君諱文寶其後系具別譜

讀孟子疏

學者之於孟子能言則以誦能問則以疑及其老也顧

有所若焉此世所以不能無也蓋先王之道德其至雖存乎吾心而其達必自乎吾求夫莫思則弗求莫求則弗知莫知則弗達莫達則弗盡學者之大戒常在乎此而此書語約而意深易見而難窮固夫未出于戒者于苦乎何逃昔者三代之共内無傳註之害而外不應科試然則講學不以一日置者夫豈惡佚而願勞凡欲以明吾心而致盡焉耳士而出于三代且不得志于講學而况出於秦漢以来哉解說之參差甲信而乙疑人莫

必明焉我其能勿以定之則夫講學者果為今世之所賴自趙臺卿作傳其後既專行然望其遂盡而無若果然其未然也日者士大夫往往善得其所未至且糾其疎繆然而必以逐趙于學亦未之能完則為今之計寧可以俟彼之顯而緩吾之功問以辨焉所以達也閩先生徐其老于道德之學于此書致功良深今其稅駕在郛余偕諸君相與叩觀其說以庶幾亡深約之苦而心得以明何善如之故嘗為諸君道此諸君倘不以余言

為否幸書之名以見復焉

讀亢倉子

治平四年余見此書於今集賢鄧校理家怪其詰致不倫不及文莊列老遠甚其辭又最鄙陋令人懶讀常疑有好事者詭冒為之然儒之長老不敢余疑每用不懌後二年在淮南始見唐史新書乃知開元時王士源者造此又四年於汴京見李肇國史補其說與新書同蓋新書據肇所記而言之耳因自愜快以所疑之不妄故

也盍知心之可以師嗟夫在我者之有以脤彼安在乎占文按迹然後進哉世固有喜以淺托高人其功用短長雖不能使智者兼惑亦其謬意期成恩於世耳聞羌兒與越人鬬者越人乘象羌兒患其難攀即刻木為狻猊首而繪之又傚其皮而蒙以前驅象猝遭而驚也為之奔敗蓋畏狻猊者象也非越人而象之所為奔敗者驚於偽而非驚於實者也彼羌兒何所能哉今夫以淺托高人何以異此往時王肅出孔子家語近世丘濬解

論語而題以韓退之兩人之見皆濟繆以勞而通為羌兒之罪人嗚呼豈以為有益而為之歟凡士源肅潛異世而同揆者予又焉知學士之又無似此者歟柳先生嘗論亢倉不宜傳解而不慮為唐人詐造其辯蓋猶未盡余方自憐不惑之早故為之志以佐柳於盡焉

讀白虎通

白虎通譏惑聾瞽書也非特作之者有是學其說者亦足以致之學者不可不思也開楚之王有喜起怪以為

奇而作異以為新者於是國中之人衣冠宮室君臣族親之數名制度皆羣然而更造之旁徼外引以快談喻他日王問焉曰孰致爾孰致爾於是佞舌者進而列焉曰是新某制是生某名是有某義云云王大悅連室而旌之魯之端士駭而往辯之曰古之制君臣主於定上下尊卑族親主於辨戚疎次序衣冠宮室主於便利乎起居服用昔言足矣今不宜復哄汝紛紛且非葢也楚之君臣勃而否之曰非爾所知也不如是不足以矜識

見而新談說也魯士不自得而去白虎之作其類是耶而未聞當時有魯士嗚呼吾不意夫譁惑聾瞽者日多多也自西漢時學者說經已積怪蠹至是而甚焉又總括之說儒之獘蓋至於此學者不可不思也

讀字源小說

余讀曲臺經至學記篇曰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未足以動衆於是廢書而歎曰嗟乎先王之深意秦漢學士亦有得之者乎古者以言明道而以文正言又以書

致文也致因欲正正因欲明其事固如此然而意得道忘則未始閑滯于言彼字以致書何執之有趨于達事而已達則得得則忘字雖有體義不以害也六經之文備于晚周而孟子荀卿與夫百家諸子之辭相與援引而句字未嘗同彼蓋知夫在理而不在字也自六書之名起論者槩之以為分張本末顧亦是矣而後儒之生患無以成問學更從而為之辭欲槩其五而歸其一牽合之風從是長矣蓋康成之學得於求善良者也而許

慎之學得于發慮憲者也皆不知先王之所貴不在於此林罕區區出其後其亦勇於謏聞者乎嗚呼先王之深意亡矣於罕乎何誅

讀李文饒集

余與凌雲先生論立功立言先生稱有道者必能立功而立功者不必皆有道余獨論立言以為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葢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辯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矣

噫古今之人苟有所見則必加思加思必有得有得矣而不欲著之言以示世殆非人情然而偉談劇論不聞人人各有者此非文不足故歟先生不以余說為非余讀李文饒所著書見其汲汲於論譔患無以傳諸世也而文乃淺近卑粗不能揮斥其意不知當時何以自謂為可其亦雖吃而不能無訟者歟可憐哉若人也文饒未在相府時事業已有可稱羈縻排蠻夷而援遏僧巫皆已非常及其遭會昭肅奮然有刷滌寰瀛之志於是傾胸

寓心以就經綸會昌之政危全於雅矣雖天不相其終然文饒之功既自不細而不能自免於朋黨之非及一不幸身被竄抑則𢡺𢡺無以自安窮愁著書至於非望誣僧孺焉甚矣文饒之不足於道也夫惟全才足德之士言而人不得加損動而世不知違從意文饒之所以為文饒者有未肩於此歟

題爾雅後

爾雅非三代之書也其作于秦漢之經家乎鄭康成以

為出於孔子門人者妄也三代之英其學在于持氣正心充德性於神明以為行業彼尚不貴著書不尚傳經而曾形名訓詁之肯為哉世俗之儒善望影以象形見孔子云商可言詩遂以詩序為子夏所作且孔子亦言賜可與言詩矣今獨何愛而不言商賜共作詩序乎蓋孔子之教人學詩而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為足以辨之要將由此以究觀性命之理焉耳今夫謂爾雅為出於孔門者非據此而言之歟嗟乎幸而論語所記此段

不明所告何人爾即令明之說者肯捨之耶甚矣說儒之喜妄也余考此書所陳訓例往往與他書不合唯對毛氏詩說則多同余故知其作于秦漢之間今世所傳五經正義者引用辨證每取此書然反時時破毀爲原作爾雅人之意正欲以定形名道訓詁焉後世之宗例是故傳合經家而陳之乃合不果定又或不通則謂之何欲助說儒而儒隨復攻之借盜糧而資賊兵爾雅亦有是哉

題論衡後

傳言蔡伯喈初得此書常秘玩以助談或搜其帳中見之輒抱以去邕且丁寧戒以勿廣也嗟乎邕不得為賢儒豈不宜哉夫飾小辯以驚俗充之二十萬言既自不足多道邕則欲以獨傳為過人之功何繆如之良金美玉天下之公寶為其貴於可用耳小夫下人偶獲寸片則卧握行懷如恐人之弗知又兢兢惑吾惡也而金玉果非天下所無信以充書為果可用乎孰禦天下之同

貴有如不然也邕之志處曽小夫下人之及耶

書盧仝集後

世之論交以器能名位相若且合云者斯不然也周孔顔孟當世無二人則高身獨往没齒無與而已乎斯不然也明矣葢生同世術同學跡相於志相依爲斯交而已其才器之小大參差固不足間然非大賢莫能并容其間以取全也庸常之人不足以論此唐三百年文儒爲盛然莫盛於元和以來韓退之其名教宗主歟而惡

懇推道柳宗元皇甫湜李翺李觀張籍孟郊侯喜歐陽詹盧仝輩遜服畢畢如不足者退之豈真宜坐其下哉斯以見韓之大賢也數君皆能自致於有聞然各有終身之敝又當時於韓各有輕侻處不聞韓以為間益見韓之賢也已數人中盧仝跡獨不著然考之仝於交中為劣者蓋仝荒縱怪慠人也仝之文章今猶有在者四十餘篇歌詩銘序雜爲自其文章以觀其所存有所照已其無足可道也顧無退之則仝亦何有嗚呼交友之

難時會之難道學又難徒使吾重歎於今日也古人吾
不得與矣安得全交者而見之哉

書長江集後

島之詩約而覃明而深傑健而閑易故為不可多得韓
退之稱島為文身大不及膽又云姦窮怪變得往往造
平澹者予考於集信然今世之人皆知賞識島詩至論
其所以為島則未必知也彼徒吟之曰西風吹渭水落
葉滿長安又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云云以島之

高妙在此嗟乎是不害為不知島者也安得真知島者而與之論哉此詩有許柳為序者其篇第與今衆本不同又特不多葢余所收集本已三百八十篇云

書賦編後

十四五時隨羣兒誦今體賦日欣欣焉比十七八遂工倣之亦不多厭二十以後稍不喜尚然益知賦之態狀華萌自吾出江淮行橐齎書絶無賦集或時同輩談及往往收睫閉聽等之惡畏今年旅窮加憂同居輒譲以

理舊習謂可由以求禄仕吾貧窮甚果不免此因復借其
丈以讀讀之久擷其善者得四十餘題手録聚之資技
癢云噫亦足以自笑矣北人與南人會京師相與置酒
獨設檝欖為盤具南人縱啖之甚美核幾不免而北人
初咂齒未加深嚼蹙而投諸地南人默笑焉已而酒數
行他無以食者北人忔慄起從地而復引嚙之顧謂南
賓天下味良于養人者宜不止此當今之時我急無以
慰喉牙爾借吾有八珍五鼎之享則今日之舉未為不

知味也嗚呼吾真類若人矣古人有言不遭者可無不為若我者非不遭者之為耶熈寧巳酉上元日桐城南牕題

王祥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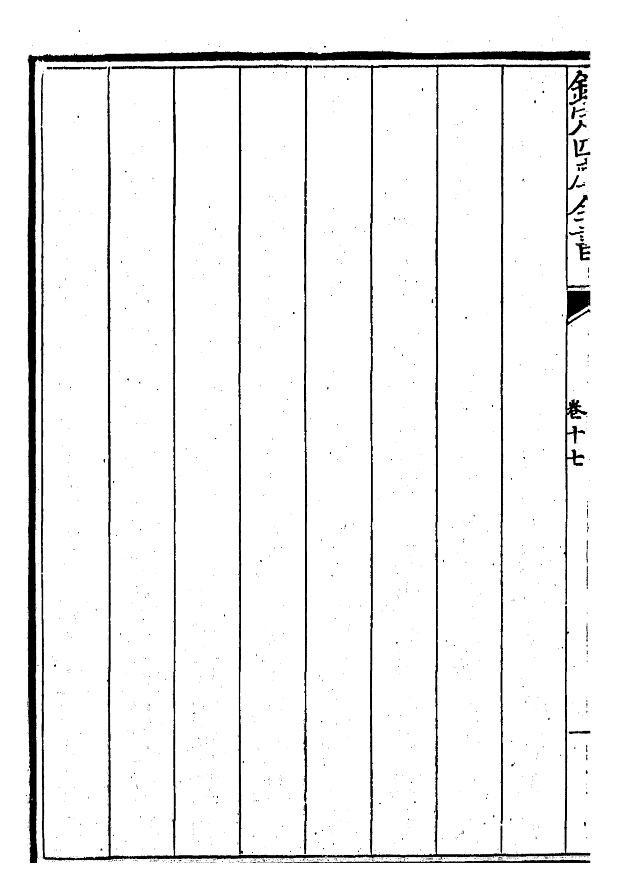
或問王祥其有道之士歟用孝悌為聞人出處視時治亂尊榮克終為晉臣冠非有道其何能此對曰祥而有道孰而無道者當東漢之微曹氏窺覦不得天位不饜此匹妻孺子所共知祥於此時避地隱居似有志義者

一日惝然起就臣位豈以為身能軒輊於時乎吾固疑祥以孝友為尊榮貲其後高貴鄉公立祥以定策封侯司馬氏賊而殺之而祥熟視未有以如何也方枕股而哭以為忠矣司馬氏之逆其根株與曹氏並起迹其强悍蓋非祥所能遏顧為祥計則義不仕焉可也而祥不去異時晉王受册祥方與鄭冲爭一屈膝此所謂與人巨舟而嶄澆斛者也夫魏晉之事祥不得為不占始末者苟以為義則不當哭且受拜矣苟以為不義則白首

公卿之位無救其亡區區哭拜為不為何益或言祥非不知宜去以為亟去則擬禍於姦雄之手是以全身隱忍此亦非是蓋姦雄之所禍者禍其可忌之人而已若夫材謀氣略非已之敵且不與之較則無事忌之故王莽不誅揚雄宋武不逼陶潛而近代朱全忠亦不殺司空圖也以祥之恂恂在野與在朝每無心於忼慨彼固揣摩其無能厲已矣雖去之保無禍然則祥雖以孝友取尊榮終之一無益治亂之人而已祥之哭高貴鄉公

也曰老臣無狀嗟乎祥亦自知歟是真無狀者也安得

謂有道



灌園集卷十八

宋 吕南公 撰

雜著

書劉瑾事

劉沛公當國時進士裴煜以文藝往来門下公稱愛之使子瑾與之游友好甚渥煜試南省奏名第一聲譽暴振其交瑾益謹願為姻家瑾莫逆也公之甍煜在修書局自慮可致富貴於初心頗懷去就瑾覺之而未嘗問

比瑾仕稍顯而煜老蹉跎得揚州未行而疾病手書抵瑾愬窮戚以後事為託且尋昔好其辭殊哀瑾方與客飲大醉夜半乃見煜書起歎息未五鼓而詣煜煜見瑾欷歔不自勝瑾曰勿疑矣歸遣其子往拜煜即日成婚煜遂死瑾為經理其家甚備其後瑾為淮南轉運使鄭獬舟過廣陵疾作而殆使客諷告瑾願屈使君一視我死可以目瞑瑾聞之輟食而往獬曰必死念妻息無歸非公孰能撫我瑾以盡力許之獬卒瑾悉槖買田宅鄖

溪上以女妻獅子使奉母居焉瑾儒者有雄豪名於天下士論所畏而其所以存待危亡乃如此

達傭述

淮西達傭傳者逸其名氏傭不習書未嘗知仁義禮樂之說翳㳄爲居與物無競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錢以給炊烹或時得羡于常則盡推贏易酒肉以歸夜同婦子宴語又自知吹鐘管間輒以度曲助嬉笑其聲隱然以爲常其籬後居有富翁者或夜寢不熟厭聞之一日召

傭来前語之曰吾宅室層複京窖棋峙一歲之息計簿至積案吾生可謂優餘矣而夕夕笑樂有不暇焉汝草茅之子宛轉不越丈尺地日仰手眼者奈何資以爾樂也傭以實告翁曰然爾裁足致百錢遂得爾安必加得焉樂宜亦多者今吾貤汝以百千恣汝所營如月獻息而已傭然之取貲以去自是稍不聞管樂聲既而笑語亦稍貶旬月以往聲如室矣富翁初怪之未及問而傭来有戚容以狀問之則曰不主多財偶學之而慮所營

失其方故甚憂已營之又苦其或亡故多勞憂勞之興始吾一已嘗之是以管不暇吹繼而家共患焉笑樂并失矣頃與婦子計以為求利於外則甚難苟得優游以終老焉人生至樂也幸彼未可知之外營而廢吾難得之內樂宜不可為然請遂歸所貽以保吾樂於是婦子相與負貲至歸訖讙呼而去東平呂某曰生非財不養然知養生而不知達生其為蔽害深矣不靈之夫厚藏廣揞譬為奴者彼亦豈能紓金褐而噉珠飯哉通之飽

暖而已矣及其墓以豐而見扣子弟以侈縱而鮮若人傾敗遂基罪戾或陷而家破世辱矣凡以不用達故也誠知聚不足益而害有以根於以安生而率教則何破辱之有迺慼一身而復畀其後以鮮若人不祥莫甚焉達生知道至矣聞古有羲黄氏之民者其人化之而千載不作其後有列莊氏之書者其言盡之而知者不以行孰意淮西之傭而得此也世指不知書輩為愚夫豈果然哉余在桐鄉客有道傭者因誌之是為達傭述

平凉夫人傳

平凉淡夫人諱修小字嬋娟不知其先所自来或言其族當夏禹時已盛於林邑其支庶往往顯聞於荆揚之間曰簜曰簵皆名載帝籍歲進其子弟待用于京師人到今稱之夫人大父叔清位宜春長其別子居餘干者曰編實生夫人夫人初生胞有紫錦紋家人異之及長翹然出其類宜春公曰吾子孫亦盛矣以令視之莫不適於用顧用有貴賤則所遇為不可知安得吾修不參

於用之賤耶異時將作梁生聞宜春語以告於翰林文公以為宜配君子翰林公曰淡氏妬乎曰無之又曰淫乎曰無之公曰然吾固聞若家之富清風矣當今之時吾惡夫溫柔而無節者吾熱中蓋久生謹為我納淡氏為吾室人亟之勿緩於是將作生請於其家議以法度成之翰林愛焉常曰此吾股肱之任夫人不苟言笑平居未嘗下榻人或恠其似息嬀翰林曰不然是全於順者耳上有事於南郊翰林以夫人請於朝初得封郡於

平凉世皆稱曰平凉夫人自是貴豪爭求配如夫人淡氏之嬪遂半天下他日緇黃之屋亦竊有之翰林太息曰嗟乎吾不早獲南郊之請險使夫人與狗配齊號且宜春公之所憚果賤於此歟夫人侍翰林常半歲不離次必天霣霜乃退就别室其見引抑無所喜恨時以為難翰林宴休夫人必與俱其在風軒翰林醉且睡熟撈夫人墮地稍傷翰林驚起援而撫之曰怨我乎夫人曰不敢然由此不自任時時不免護嗜翰林曰我於子乎

非附炎之偶今惟不幸故取困與傷使召將作生曰夫人疾吾重勞之若為我選其姪娣之宜者以來夫人始退閒翰林猶顧憐不忘戒家人勿或妄毁歲久乃亡無子以火葬其後事在表文

贊曰吾於平凉見守道之福焉漢氏以前文字之傳陋矣簡籍所寄淡氏之功最大然則修之享封顧不宜哉初修有兄佳靚略等而剛蹇過甚故將作生以配丁氏丁氏苦家也曰嘗椎斧之憂攎其頂者數矣終不斷避

其頑忍蓋如此其季弟亦轉妙然以輭薄乘於時賤與
薪芻不異唯平凉在枝葉中静正豐閒作配文家虚而
不詘親而不褻榮名始終嘉愛無極嗚呼盛矣

義鷹志

盱南陸氏世雄於貲子弟矜玩好往往以之易學問售
奇訪異以為常他日遇山夫賣猴雛取而畜之甚馴縱
其游息門内外毋復羈檢歳久矣猴益老意嚮類姦然
猴牡猴也見婦女必跳梁悚抃如將近之陸氏患焉謀

掊死之未施手而猴先驚畏登屋僻去以避禍彈石不得中人力不能追凡夜寂猴輒潛下取飲食人動則引遁無如之何會少年自虔來臂俊蒼鷹陸氏之弟往從之郊視其搏攝無虛嚮因就與語薄告以猴害少年許諾為擒之即俱還據高隅發鷹韝巳發則遅遅摩空下瞰得猴處猴猶坐不動伺鷹垂近隐舉瓦以扞身鷹不能得也奮焉穿雲以逝漸眇默不可見於是主客不知所為方相慰以壺饌未敢議所以謝少年也明日忽聞

空中有鈴聲少年色動意其鷹也捨盃噈嚼疾趨昨日立處仰瞻之果鷹來也方復摶翔下擊猴仍用前計以自全鷹失攫拏揚翮以過後一鷹繼至猴不疑也遂中其擒少年招得所臂鷹而遂擒者委猴而去蓋少年之鷹往招之而來助者也吕南公曰羽毛之居生也縱横乎林莽之間而順適乎天地之内同而異異而同彼其鷹類非一種聚而已也何少年之所養適當攫拏之不勝而遂能招夫助已者耶夫以通晝夕之奔逝蓋不知

經涉幾千萬里之遠而幾十百之羣隊彼豈有呴呴之語言沾沾之勢貌以相諷動者耶至其見助者又未必並棲共育者也而輒相從乎所末如何之害彼曾人之與耶令人生同州聚同鄉上之人防之以政刑而端良博厚之士尸其教覯其平居束冠衣媚聲氣以相翕習有謂之為無志氣行義則起不平之色亦從而恨之惟其一旦攖介患害則人人自若也曰吾愛髮膚又曰吾力不勝也埋頭縮手背嗟而斜睨以陽託於畏慎之名

此一門之内有之矣況婣族耶婣族且有此況州閭相識耶是曾二鷹之無知奚志氣行義之各得耶嗚呼人禽之所以異者形名而已矣就形名以索實吾豈敢知治平之末年余初出山延陵劉縣尉扶為余道此余耿歎焉劉君謂余盍歌之如少陵所詩鶻報虵事余辭以未能也姑志之亦書其所歎於後矜玩好者可以戒而不如鷹者可以慙及其戒且慙歟劉君與予皆幸矣是夏六月志

善學說贈蔡升之

善學者行身循乎故常不善學者行身倐乎顯光倐顯光者得亦失之循故常者失亦得之故常不害顯光而顯光有時害故常其理然也人之生日兩其食則不羸寒暑得其衣則不悲事父母養妻息睦其族善其鄰各視其力與資此成世以來未之有改而天下情所同宜者也是之謂故常食不止于飽而已至于備水陸之珍衣不止於暖而已至于窮女手之奇炫爵禄娶右家氣

勢足以蓋州黨聲稱足以耀宗姻此成世以來未之必得而天下之情所同好者也是之謂顯光故常有義顯先有命義無所俟命不可意古之所學者勤于因義而已矣非所以先于命也苟為先命而後義則是飢寒方迫而坐須水陸之珍女手之竒然後御耳幾何其不相率而乾枯哉于娶于養皆然幾何其不相率而滅絶哉人道之大原有所興矣不知此而言學吾不知其能學矣昔余客撫州州人有語余以周先事者云先至道咸

平間進士連被鄉薦俊譽沸然先亦自負以必達或勸以娶妻治産輙怒以報之曰不晚捧桂枝出宸廷而貴人女爭于東華門上結我矣何問下里人哉久之先不復得志于科場而俊譽日消蹉跎空屋中年五十餘鰥卧以死死之日家惟病母頭白齒缺無升布勺米自活先既死而母亦卒于餓矣此非俟顯光者乎吾鄉先生王補之弱冠已議婚是時家甚貧或怪其汲汲者補之曰堂有親水菽雖菲淡要有以奉承之或諭之父前父

亦曰官可無也婚時不可違其後補之起家以經術為天下宗師非循故常者乎夫先與補之其終皆命也惟其始不肯俟顯先與不肯循故常為異耳較其害不害何如哉從余游而舊者陳留蔡畋字升之其人齒壯尚未娶今乃有言曰二親皆六十矣而畋之室無婦欲娶則患貧不娶則憂失時如之何余不欲其先命而後義也作善學說遺之

貧坑說送傅公濟

世有貧坑其名甚古而其地日新相傳上皇之時曾未有此疑其帝鴻以後稍陷而傾經延秦漢乍虛乍盈而莫可填坑之所在非遠非近非幽非顯謂之并包而不貯穀帛金珠謂之偏發而周匝天下皆見非廣也而無邊非深也而無底非晝焚也而長焦熬非晝淖也而長濡滯無封疆限禁而在者不容輕逸無王長嘯結而來者不悟其多無舜禹之德化而土風自儉陋無戰國之從衡而事務自勤煩人之墮其中者輙失故態昔之辯

者反啞前之勇者成怯身雖大賢而不必見尊先雖甚
貴而不必見畏蓋有一人墮焉而家隨之者矣未見家
墮而身獨免者也蓋有未墮而憂虞者矣未見已墮而
讙欣者也是故智者嶄避而愚者以為諱為人上者懲
此以勤政為人長者指此以戒禍惡之如鼠防之如虎
而墮者猶紛紛而莫勝數由令而論坑之所受可謂盛
矣而盛不害乎窮嗟乎天豈不仁乎奈何兆此以梏民
於窮也或曰人而已矣天何預焉然則何以嶄避而有

免者耶雖然已墮而終能脫去者可謂得天人之助矣頃余適墮之初正見公濟隨其父亨甫占次於其間則交參居游以數年嘗相悲矣而未知所以相安顧視圜坑之人莫非失意而各能以力僅濟於衣食唯儒其名者獨艱焉則又慼然而推咎曰坑之山川固不利於儒乎坑之鬼神固不祐於儒乎今又其文章筆墨為之祟歟俄而亨父惛兮茫然若寢寐之回然望西以奮時則以為若人也奮而已矣今且焉往而非坑乎未幾亨甫

震其讙聲殷然若在雲表坑人驚而索之莫得見者徒覺其音辭暢亮舒愉而已於是始知亨父脫迹此坑而莫余告也皆曰亨甫賢哉謂之得助於天人不亦宜乎方是之時公濟亦軒軒西首且言貧坑之毒也吾儒謂之威極而浮屠人謂之地獄令吾父幸脫去吾家既隨之然我將佐吾父務令去之必遠無使兩耳復聞坑之呻吟以動吾心余於是而羨焉為之歌魏碩鼠之詩送之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曰公濟

乎勉之為我謝亨甫吾愧無以從公游然相悲之言從是息矣

困蚓説

時雨既休物類如醒蚓之壤潛者亦覡然而騰於垤蜿蜒以恣遊俄而造乎蟻聚之間蟻衆初為之辟易以驚已復欲有以嘗之乃追而緣其後頗覺其不能自救也則又馳而跨其顱轉嚙其膚蚓不勝其侵震縮而已於是蟻徒識其果無威能也相號於穴傾老小以來環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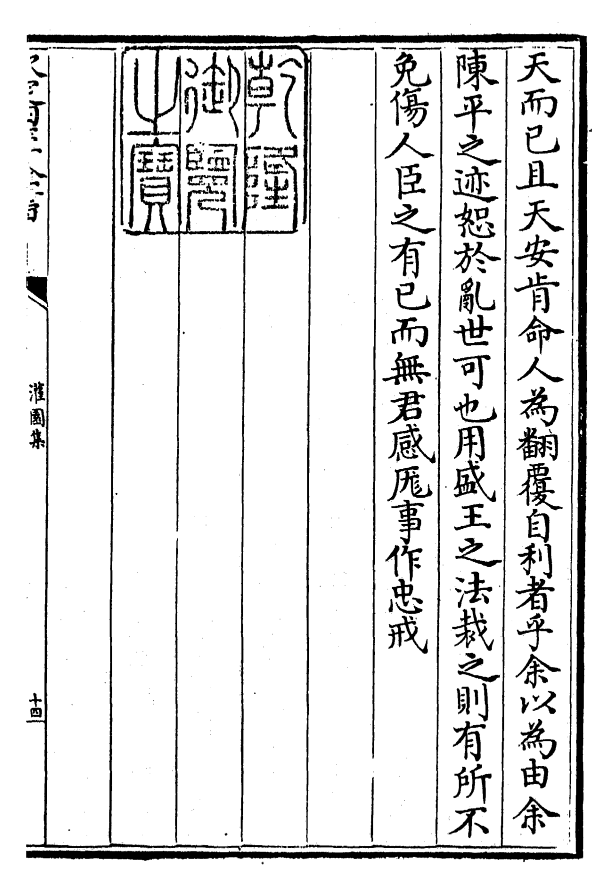
傷之蚓困於戰跋䟦死嗟乎明不足以對物才不足以周身而恃已長以恣其所之其不困於侵侮也幸哉

蚊蠅説

蚊之近人童子知欲撲之為其毒之足以傷人也蠅之近人非能致毒也而以其生長之汙亦爭滅之與憎蚊同嗚呼行身之曽不善也不在乎術之足以毒人苟為素所由者未免於汙則亦足以害其身而已矣

忠戒

余館鄭氏書堂一年其朝夕飱饔之所陳殘謄滓沾擲狼戾鄰之尨日遊索焉舍而安之無復知故主者堂之僮逐之不為沮其家呼之不為聞也夜尚卧堂間妥妥甚安異人至則起而迎吠不待嗾遣嗟乎食之移情乃至於此彼豈以為忠適然爾余於是而有感蓋古之所謂忠者必由其道忠於非所宜忠何道之云阿衡不幸而五去五就後世翻覆憸人更援之以濟其幸視一已之利害而定其趨捨不顧社稷民人之存亡也而曰視



天而已且天安肯命人爲翻覆自利者乎余以爲由余陳平之迹恕於亂世可也用盛王之法裁之則有所不免傷人臣之有已而無君感厖事作忠戒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灌園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朱起鳳

謄録監生臣陳遂

灌園集卷十九

宋 呂南公 撰

墓表

傅處士墓表

故處士傅君家於東巖山之陰實南城沙溪之上村傅

術聚書教子弟爲邑里講學倡始才名學子相望得科

第惟傅氏人衆處士少而承訓既冠有俊譽而父病失

一目明因自惟念無兄弟奉養旦闕即棄進學業而專

治耕稼以致其甘旨如是者二十年父無後憂足不出戶庭族人有謀并其同産土地者慮不見酢故斥處士父名而訟於官縣攝符下處士察父有難色乃馳詣縣請以身代病父縣憐而許之已而謀并地者辭窮猶誣汚不肯置於是處士泣曰大夫言彼訟者志得人地耳誠令病父免吏議則願推吾産畀之雖行乞養親所不憾也訟者大慙無以遂其姦衆皆歎息其為人子槩如此至自有子則亦盡義教之其言曰學優而仕非成人

已乎文辭而已非所謂學也苟禄而已非所謂仕也必也德充乎已業利乎人然後可語優焉其為人父槩如此喜奕棋工為近體詩居鄉以和易為主而不誘於非義其心蓋不徒合衆而止也治平二年夢游山觀至石室間有羽衣人延之坐俄探梭上青囊得白字碧簡示之其文曰四十五日而病五日而卒寤而異焉明日名其子於學山至則飭以家事且促凶備當是時處士稱孤久矣母夫人在堂聞其語而悲之而碧簡之文果驗

十一月丁卯竟卒壽四十二將終涕泗謝母以不能終養為憂且曰夫人所倚者孫耳語已端坐而瞑明年卜葬於屋東之河源卜吉遂以二月丙午窆之處士娶鄧氏女生二子其長曰權教之仕學者也其次早夭矣後處士之葬五年權及第調漳州浦縣尉秩滿移建州觀察推官待次來歸展墓内外宗姻鄉曲父老皆會於松柏下雜然誦處士之德其幼壯者諮於長老以後生弗及聞知為歎曰盍表以文刻石示來者乎衆皆曰然於

是以命吕南公曰唯子宜為之文某曰是文也當何愛於論撰雖然以處士善慶而有子如此騰踴翔搏高遠坐致則追榮不晚而後書之豈不可哉亦曰賢在德不在官焉耳夫宗姻鄰曲之志固亦得之此予處士諱某字世長其曽祖諱某父諱某熈寧八年秋七月取文後三月刻之墓遂有表

講師李君墓表

灌園公曰自唐衰亡天下文鄙學謬積百許年極陋且

羞而士未知變也中間有工儷語即見推為辭伯有知記誦經疏即被請為儒師承習髣髴如此又數十年而後奇特之士相望出焉其變遂臻乎大若建昌之曾子固李泰伯則肇荒一郡者也其餘號鄉先生力通辭語以是非予奪傳注為事以不墮於路聽耳剽之浮則藍田李君亦其人也君六七歲時聞佔畢之風而悅之不俟父兄敦飭而曉夕黽勉蓋家愈貧而志愈篤既壯則以講勸服貲衣食其闔戶方且承顏竭力躬行孝悌衣

無定主甌無我粟而没齒安之鄉人嘆咨以為不可亞其於人也和而徇禮信而附義喜揚人善如恐不足少時應舉梁京中道同袍屬疾衆皆捨而前君獨守之不忍去君於經無所不悅而尤用意於詩易嘗著詩講義二十卷易統論三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書成不遠千里以獻當代聞人嗚呼蓋恥乎無得而稱者也君諱彖字材叔上世家臨川之青泥其遷藍田見三徙矣熙寧九年十二月乙未君卒壽六十三明年卜宅兆得吉於

大源之鄧言阬某月日克葬有三子七孫子曰平仲擇之琛而擇之能嗣業云後之人固有考評宿學以稽君者乎問其家則子孫存焉問其墓則告之以在此

處士陳君墓表

建安處士陳君諱某生於景德乙巳死於慶歷丙戌哭亡朞年卜葬瞿村之丁阬山食告後三十有三年其子某某以母夫人棺祔之始議刻石表墓以狀來請文某於處士世故也故應而不辭昔天下既休兵數十年間

民懲喪亂趣求安居樂業各盡其力得所以盡而奉養偷逸有非禮律所同則亦遠荒之常情而聲教所未暇者也處士當此時薄食陋衣極其苦淡不恤衆咻而以有常自許蓋已異於浮沉之俗矣方又欽慕儒學延致時名進士訓範其息如恐不及至以婚援結之則其存心豈徒安樂之得哉其配葉氏能助其力行故處士壽雖不過中而家檢繼循不違文藝子孫皆以舉人命於鄉類能不墮家聲謹承先業處士之為人可知也已處

士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為建人世久不知其先所自徙也處士有七子某某實舉進士五孫皆率教云

墓誌

饒寺丞墓誌

故衛尉寺丞饒君諱懐英官以子貴得之其先世家金陵祖漢仕李氏為散騎常侍唐社既屋君挈其室南遷初來撫州買薄田數十畝力治耕種遂有其居君天資彊悍智勇人也畧知文字而不務仕學自任嚴整不畏

凶獷人莫敢以非意犯者嘗以公役如城南鎮鎮據四野茶鹽諸盜鶩涉之衝姦人挾禁貨舞肘而過無所顧君使人邀責之盜怒索鬬君起與戰戰三日并夜不飲食而鬬無倦色盜不勝棄其橐以遁嘗泛鄱江夜泊荒浦旁有游舟若行賈者君潛察之意其賊也出揖與語漸相近叙説不使疑即相往來以致熟亦出酒肉為讙君覘其舟中有官器仗愈憤欲圖之一夕賊來君所復飲以酒賊大醉仆卧席次君使分鑰閉賊船諸户已即

叱醉者起痛詰數之因斷其頭又呼奴盡縛衆賊搜其蓄得誥敕十許道或藍槵袍猶在者君殺五六人生束二人明日列於官盖名盜購而未得者也君盡獻其獲取其購以歸撫人周僧聚輩據險山乘隙出抄掠經歳官不能捕故事賊大難制則用金字牌以招之然及其出則殺活未可知以是周僧蓄疑州守兩以牌示僧僧輙殺使者而不肯聽君告州往焉賊聞要於山口擬刃彀矢向君君袒而訶之曰吾非汝較者漫贈汝以不死

耳賊臂稍縮因前攬手造其廬諭以官家威靈本無不擒之賊賊感泣拜謝為置飲宴君食之不疑賊益聽信因相率赴官不勞一人而事定其彊鋭敢為蓋多此類有子三人力飭其長進學為求師博收篇籍懇激不厭及其得官起聲稱榮及親時君仍康強暮年或為詩多忼慷悲嗟之氣有句云人老壯圖休斂靈中夜響又曰膽斗醉猶動氣虹晴未舒又曰太平不見英雄事忠膽長隨日月間其大槩皆爾平居里閭歲時盃酒相追攀

與故人父老語身世事時召其子弟戒切之如已嗣或時酒中耿歎嘘叱拍髀取胡桃當接拳破之神色森凜若有所負者嘗夜卧堂中有偷人入其隅君寤寐覺之起援戈追擊中其腹偷者脫走去明旦視戈稜有寸腸焉蓋戈而絶之者也吕南公曰虎豹之威其精摶噬固天性一至窮山渴陸壙埌千里無人煙不見毛類則無所洩其豪毒然猶跳踉號嘯讋震草石以不忘於奮發蓋雄奇勇偉之士出而無所用則功名智力泯泯不發

時之所繫大矣自古豪傑抱負不羣而睽離濩落不耀其施者不少何特寺丞哉寺丞之死在某年其壽七十三墓在臨川南六十里凌雲山之東背岡面陽松櫝盛焉其處也熙寧元年夏五月初為之誌

李進士墓誌

熙寧四年正月乙夘黎灘李至改葬其先人前期以狀來告曰維吾父幼而事學事之篤以至於破家年六十猶以不得意死夫生而為善一無所遂已甞興嘆死又

莫相吉穴以歸其棺斯嗣人之罪憂感不忘焉惟君子

幸暇誌之於是某亦楚然起悲乃不辭而為之誌誌曰

君諱某字聖源其上世為建州人危全諷在撫州時有

李蕃者實佐之盖君家之來南城自蕃始曽大父諱某

大父諱某父諱某皆不顯君少游學弱冠補廣文生在

舉場四十年當時多推其銳且勤既而無所遇則又多

為之惜初余為兒童時猶及識君盖康然謹厚長者也

雖今閭井猶知譚君之端善曰急人之急而諱人之惡

者此吾李聖源也哉嗟乎坎壈死矣君娶鄧氏有子二人其長先君卒其次為進士今至是也至亦良令士黨稱其象君初君之死以其年草葬舍南之萬松山今葬招賢里之大窠云

墓誌銘

亡友黃公墓誌銘

南城東諸鄉其距縣百三十里者為豐義之馬村有宋熙寧四年季春某甲子鄉之儒者黃君實死即葬之其

友呂南公銘其墓亦叙其世屬名壽於銘之端其辭曰君諱某字道原遠祖居閩七世祖彦始遷以來為鄉蓄户道原生數歲晩解成人論説其大父愛之處之以學問苦討嚴搜無夙夕之殊以致其知功危力悍譬弩千鈞政善引滿莫遏其發則累扎不難貫而果遏焉命之於材其戾亟哉雖然其器資亦可尚矣是夫人之所以宜惜且悲也道原能飲酒為清麗詩其讀書博而益求其為文速而不蕪而三十二以死死三月以葬嗚呼徒

悲何足以待之謂一家鄉邑郡并不幸焉而惜之可也道原妻姓陳氏無男子有二女其叔五齡伯九齡銘曰

孝悌足於家仁信足於友而年不以久嗚呼

宋故撫州臨川縣丞李君墓誌銘

丞相晏元獻公之妹適李氏曰靖安縣君生六子其次子曰亢字伯起幼而端謹元獻奇之至和二年元獻公薨遺表以李甥為言有詔官之為試將作監主簿南郊放選補饒州安仁縣尉書一考丁父建康軍節度推官

憂服除司户於泉州秩滿司法於台州書一考丁靖安憂服除為撫州臨川縣丞書一考以疾告尋醫歸豐城之正信鄉新城里宅至一日而卒是日為熙寧七年二月之丁亥後二百五十日為十一月之丙申塟於廣豐鄉三峰里之天堂其季父修睦責銘於南城吕南公曰而余兄之孫倩也勿以辭於是論次初縣丞君在泉泉將貪墨其所顧待視僚屬之進賄寡多一時在位皆曲媚厚獻以取薦稱而君與州司法獨無所奉泉將怒且

恨之提點福建路刑獄使羅公拯按部至泉問狀曰是二掾不從泉益可知其為人即并薦之未幾泉將以贓敗連郡縣佐皆得譴而君與司法獨無害及在台讞議詳平台將為之特論其至臨川撫缺獄官撫將以君攝之遽有能名臺使者過撫撫將言之會建昌之南豐無令事久不治即以君權知南豐縣居數月被疾請於臺求還本局臺使者曰聽之則南豐復不治矣不聽久之君益病乃聽至臨川遂告尋醫及卒建昌撫之人皆嘆

息焉諱承從曾祖也諱彥珪祖也諱修永官節推君父也君娶清江廖氏職方郎中詢之女生三男子曰傳經傳師傳正皆幼生四女子長嫁金谿吳昺其三未許人

銘曰

君為子弟三族愛之出為參佐其上頼之五十而死其位則卑有材無命哀何已時

傅巖墓誌銘

夢弼諱巖其遠系無從詳知五世以來始居建昌之梯

雲坊曾祖宣遠咸平間與鄉貢繼又與王府貢竟不脫
布衣以終夢弼為兒時秀頴軼羣學問不勞而工弱冠
踐詞場下筆成語驚衆自是連五貢於鄉一時同輩欽
畏推避莫之敢望邑士至隣諸邦邦人必問傅嚴容表
何似何爾未富貴時之處待蓋如此熈寧六年最後試
於南宫之歲也試不利得疾出南薰關三月庚戌次蔡
州困甚州將龍閣陳公遣醫官為親治且命走吏敦勸
宜力飲藥然疾滋不堪及壬子而死同里夏翶趨臨洮

已過邵店聞之為返轝主其棺殯訃至南城無村郭賢不肖皆嗟嘆失聲其父渙哭曰善固不可為也哉命壻龔翌詣蔡得其骨以歸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於某所之原友人李莘請於渙曰必銘其墓遂買石取呂南公文刻之而莘自書丹夢弼壽訖三十四初娶同縣陳氏生一子天麟於是年十有三後娶金谿張氏生二子一女皆幼銘曰

刻意勵行以依循仁義非以干禄也而禄不至則世道

莫為之勸懼嗚呼如子博茂雄奇而止於斯其誰望猗蕭蕭者原有欝其窆昌昭其欝維銘之驗

鄉丈人黃君墓誌銘

嗚呼世人嘗知按學文以求君子而不知君子之盛有不由於學問者其於所求可謂與余異矣盛古之時道化成存是故學士之所行人多稱之其所知與所言雖有不盡猶不極謬至於後世已一變而所謂學者有非學矣乃求君子於皮毛色響之間余之不同世人終不

敢而已矣自余能讀書愛古人端叡之論每思持以察世及其既察不能十二堪可若乃其名稱職業不在乎學問者考其心迹往往能賢又頗至多夫然後益以不同世人為最宜吾鄉丈人黄君所謂能賢者也其諱某字某其上世不治儒術止相受以治生而丈人事親睦族竭盡情誼與人忠信和順教子孫以百行不虧其處心行事率愷悌慈祥下逮伶厮亦有所不忍聞人有善欣稱如恐不及其於惡徒雖嫉之而不以掛齒牙專赴

人之急然諾信於官令里之人勃詬交爭丈人為處平之無不聽服者富屋以所藏驕衆天下之常而丈人財多於澤國之蚊乃克恭敬第一余嘗論於人為難也知者以余為允蓋其履蹈如此豈非賢士君子哉然其未始弄筆說經顧能使弄筆說經人羞愧於妄名而已熙寧五年丈人春秋五十餘七年素康強鮮疾乃七月上休忽病卧數日里之人卒驚憂既望稍危後五日復蘇是日里之人聚朝虛閒之相與讙慶俄頃又報不起於

是各涕淚罷歸是歲季冬余至自汴值此惘惘彌月為
衆傷惜既哭弔於其家明年其孤埴塏墐塤使以命來
曰卜以明年四月五日遂葬亡父取若文銘於丘某讓
不敢承曰文鄙恐不足以揚丈人盛德埴等又使來曰
是不宜傚俗儒馳偽也促銘之某即撰次如左方謹按
丈人前系七祖彦始自閩遷於南城曽祖某祖某父某
皆已諱名丈人娶姚氏有賢德成助於家生四男皆令
善而塏以文才薦於鄉諸孫多秀茂其後蓋未易知丈

人宅兆松樹阬之坡其穴直丙其窆熙寧七年銘曰
其論不高其行不佻知足以知鬼神之卧内而不蹻仁
足以濟衆庶之逼乏而不驕嗚呼此風萬世之謡

亡友曾君墓誌銘

吾友曾唐傑為人剛簡厚直無險偽細謹之行以取合
於人其視世俗之毀譽是非如衢路之涕唾然而為子
不失孝為兄不失悌為父不失嚴為友不失忠雖知愚
其異已之徒嘗以憎嫌相忌者猶不能有以少之也平

居大飲歌呼若不就事至於讀書商講文藝則愈多而愈得籌策世務愈大而愈當人有所長無問識不識罔不力揚之遇有可惡雖在世戚亦必為之切齒盖其不類世俗之儒遠矣而年晝以方壯而已此余所以嘆悼乎君子之窮也先時其父都官公罷江東常平使者得知楚州而命其幹私來鍾陵既將復命而舟次大雲倉遘疾進次蕪湖遂不起是日為熙寧七年之端午明年歸塟建昌南城之行春門外真空寺之西南以七月甲

申封土馮唐傑諱景初妻劉氏有三子曰時保京郎宣
郎二女皆幼云銘曰
慶歷生熙寧没壬午甲寅爲始卒萬千五百十五日孰
令勿勿居此室上空洪蒙難致詰有洛其賢在銘碣

灌園集卷二十

宋　呂南公　撰

墓誌銘

故袁州李君墓誌銘

君諱晁字其處士彦珪之孫建寧軍節度推官修永之子弱冠與弟茂元省其舅晏臨淄公於京師至數月請歸臨淄公曰遅之比上郊天吾奏爾一官去君辭曰幸在舉子後足以俟時茂元少失學問舅必恩之於義為

允臨淄公歎息從之明年詔補茂元太廟齋郎而君就養於家蓋數年乃調建州崇安縣主簿縣民謝叟無子養他姓兒兒長大能相與營圖起什一販為蓄户晩年婢生一兒叟垂死戒曰吾家故窶今所有皆汝兄佐吾所致汝後勿忘少分財而優汝兄可也叟死婢兒少壯乃詣官乞還兄姓縣令欲判可君掣令肘詰婢兒曰利貲貲至此乎汝憸人也不服更訴於州州議哄然疑之是時莆田蔡君謨為轉運使聞議徑之崇安君迎辯曰

法縁人情今與人同苦淡致富足而終奪其食使數十口遽凍餒何以處情願公論其弊君謨曰徽主簿吾幾誤任法即具奏論朝廷是之遂為續勅建於閩為劇州崇安於建為劇縣吏乘劇相要為姦無已君在持之使手不敢展臺檄君受縣倉吏無所得進曰官為察吏不敢私謀然歲結簿上州須賕吏數萬事乃訖願官恤此而已君曰簿我主之汝何預既而封簿上送州吏果駭拒且詰縣何不遣倉吏來移促之吏涕泣而往君未有

以奪也無幾何民有訟倉吏借馬不還者君喜曰是可因以除害立呼倉吏疏之即疏曰貧無貲故買所借馬以紓急某吏受若干某吏受若干疏本末盡備君為翻三狀一上轉運一上提刑一上州州將怒曰膏梁兒敢爾令破之如滅蟣耳旦日君謨檄州曰盡縛受貲吏送崇安委主簿治獄於是郡諸司為一空吏到君痛鞫之盡服辭上臺君謨命君括獄來決有役有流建人大震君出市人聚語指之曰此崇安李主簿也去為舒州司

禮叅軍懷寧令上囚稱一時獲刼盜十三人君時在告疑徒中有自首及為從宜減者以為必縣貪賞典而匿其辭乃請覆訊果當活三人是時臨川王介甫為州通判私於君曰果爾而令當抵罪奈何君曰活囚而陷令非我志也聽懷寧盡易獄辭可矣介甫喜曰明且仁者也舒大饑日閙常平倉飢民競糶相軋有老嫗踣死衆躪其屍脫面皮州聞之怒議劾倉官不能約勒君請見曰按皮生而脫則既死必攣縮今嫗皮柔伸引覆無缺

然則嫗飢死而屍仆衆不知其見躝非躝而死之也介甫曰司理説是州怒乃息司理院月平物價君持絹直高於市平同寮患之會慶朔介甫對衆詰君君曰有之今歳凶飢民為盜無數誠知市賈一絹錢七百然必高之為千二百者以計贓難滿匹可以緩窮人之死故也不然三絹殺一人矣吾寮有禄俸欲得絹則準市平取之誰敢厚求於官今何用患吾平乎介甫曰吾慮不及此去為興國軍通山縣令縣去君遠官歳賦蠶鹽遣吏

受於軍而主給之民常受虛數而吏刻其實十七人君為請於臺得縣置倉而官自領之民乃不苦去丁父憂終制為袁州軍事推官州將有不謹事為猾吏所持喋不敢整而吏益橫州將召君屏左右言之泣下君曰此易劇者數日擿其姦而竄之吏有年勞應被優獎而將死者臨終乞以子自承州通判欲與他吏君爭曰優獎所以待年勞吏勤知為其家而已今不幸死而子不得承然則吏無事於勤矣彼他吏獨無年勞可俟乎於是

從君議萍鄉令不職轉運使以君易之君至縣因數百
旬日平決之獄遂空萍鄉獄未嘗空也轉運使諷君發
前令罪以逞君輙謝以不能而為救解之曰不敏人可
恕前令得善解數月君疾病以治平元年十一月某甲
子不禄某年月日歸葬於先塋壽四十君為人愷悌端
厚內外無間言至所宜辯則亢激無避己所允蹈不以
顧慕少移也在舒時王介甫躬尚儉素僚佐皆強倣之
君獨鮮明被服如常介甫滋重之曰不驕偽以失己所

以為賢也自君謨介甫南都蔡子直諸公皆世知名巨
人而各薦君其餘使將愛君蓋又多而臨淄兄弟未嘗
以君託大吏或問之公曰是甥有才當自顯何賴吾言
言之乃所以恩甥君之見待於公如此自為布衣時師
儒有所乏輒力濟之寒而解衣飢而分食歿齒不怠至
今士大夫及識君者言至必悼惜再三君娶南城危氏
有一子曰孚為進士四女當君棄世時皆未許嫁蓋葬
後十有若干年孚用相地師說改葬君於某所之原而

南公為之序誌其畧亦銘之曰
異哉邱乎有穿斯藏而不宅乎愚萬億之年歎其質於
此書

臨川王君墓誌銘

臨川處士王君棄世即小祥其孤擇擬持援擬以狀來
言將葬先人得吉地於郡南五十里大科山之陽占以
明年某月某甲子封維誌有石謁子文刻之余與擇等
游蓋久故不辭而為之序次初達命底亡大兵歲臨江

生人困於賦調則散徙以蘄脫禍於是時閩平已久撫建昌間無邊檄警擾故徙者依焉處士之鼻祖實始挈家以來臨川諱某諱某諱某者次鼻祖以至處士者也好善力田為邑良門處士諱曠字若谷為人端潔靜恭事父兄盡力與人交以信常年饑減穀價以予民不為財戶挽掣治藥劑赴窮疾不幸無以瘞則具棺掩之里之人以是銜恩特敬儒生教子學必附豪傑士資遣之惟恐後制誥王舍人辭召卧金陵天台王令棄官從之

游日講文義士子歸赴如市處士命據往焉既而舍人入翰林遂預大政更新學校持一道德同風俗之論學者嚮集京師以數千據在其中淬濯磋磨器業大成亟欲歸養處士諭止之故捐館之日據不及見處士少壯時讀經傳諸子能汎通其意而嗜釋老說深篤其志以徼福於親而已前卒之五旬自呼匠治棺衾家人異之詒曰勞佚迭更何怪焉及病且殆猶盥櫛應賓戚其莊盖如此元豊元年十月乙卯處士實啟手足距其始生

為春秋五十二妻周氏有子五人攄嘗試禮部矣擇持

皆吉士善治生援擬尚幼女一人嫁進士陳習銘曰

尊德樂義非賢莫安事親從兄致實其難咨若人兮惇

慕弗諼畏日不足詎知盡年五子六孫唯善之勤沄沄

其衍汩汩其源扃于尚之銘坎其文

亡友黄顯翁墓誌銘

顯翁姓黄諱塏余少時與同里學其父諱某余銘其墓

以為賢丈人者也顯翁幼穎俊日納千言俄遽記憶自

作篇詠靈指諷不俟聲律師教曉稍長竊出隨諸兄治
舉業山舍宗黨愛異之既冠遊閩吴庠序程課輒登上
列二十五被鄉貢罷歸愈刻激期得仕一再不合年四
十餘矣於是放懷除當世慕望朋遊爲咄嗟而顯翁不
戚戚也曰士不見於情繆則又何求熈寧十年正月已
巳出三十里訪故人辛未還過從祖姑留飲大醉卧于
夜撫床呼同館笑語良久起出户便旋復就枕鼻不鳴
其僮以掌徼伺之叫曰氣絶矣旦日舁歸遂成喪明年

改元元豐壬辰葬父墓面五百步所曰溪白北原其息子充來請銘曰善先人能叙其平生捨君宜誰歸實許之嗚呼顯翁不幸止爾孰為使之者夫士誠有才無適而不利用顧其所極有大小良惡則亦惟其時焉耳必當夏后商周之盛其有不盡之歎不用之恨矣乎地居一同而長正宰師待焉其藴每厚則其任每上夫何歎恨之有黄氏籍南城餘百載其世溢十其宗從雜六七百室其名顔俊初維顯翁然亦止此爾是則士生漢魏

以後雖誠有才猶與凡民無必異之勢也嗚呼顯翁孰使不幸遷固至昫史述千卷南城人列於傳兩武夫而已周廸危全諷是也名德公卿亡矣賢豪固不出下國乎遭遇無期運乎一何寥落之窮哉余不得而論之徒遺顯翁以銘其辭曰

曷不信古處時我棄相邀脆腐曰尚德志謂子則侯有既似之謂出且恊有曽莫施舒餘斯罔東近先塚啥無珠矣安此奚恐

黃士衡墓誌銘

士衡諱均南城人為鄉盛宗曾祖惠傳祖光震父質皆好善不仕士衡少篤學師友所稱為人沈毅恭愨嶷然士君子器也熙寧七年客遊淮湖五月某甲子疾病卒於廣州黃陂縣之逆旅於是壽四十六其子無逸以柩歸元豐元年三月某甲子葬於某鄉某里之桃原士衡娶胡氏有四子無逸其長也通經術富辭才能使其家有聞宜在乎此次曰某某某二女嫁饒某銘曰

父母好善子未必才亦既才矣志或不諧猗咨士衡嗣慶方來特不及仕詎已焉哉堂堂襟袌委翳幽埃於穿列銘維用告哀

傅野墓誌銘

君傅氏諱野字亨甫幼有節操屹然慕古豪傑風逮以進士試數不中而人推其才學李覯初有鄉曲名聲君抵以書曰名不可妄得也當共賦短長耳覯異而交焉其後覯然於祕閣歸君與陳次公以師長事之時人由

此知有先生弟子君辭髙古於詩最竒崛常執韓柳李杜編語人曰必知此乃當下筆嘗客舒州與建人黄莘余翼文酒相酬士民傳美以為未有是時之人王韶年少學官在舒投記願交君納之别十許年韶為建昌司理掾訪君沙溪山延置門下且薦於守使會諸生黄察等許君髙才滯淹守使以聞有旨賜君粟帛以充軍學教授然君不習俗與俗子殊品致益顛頽無聊久之韶受命治煕河功有緒信呼君君往依之奏為煕學教授

督役築香子城城成例賞君得試將作監主簿明年召還朝論事殿中方已即言傅野有文章學術而老未仕願補東南一官以便養母上可之君調明州定海縣尉未幾熙河市易務檄浙使者責君償貸務錢絹七百貫匹其實華陰人有與君同姓名者貸之而務官前後不參詳謬以責君君不服浙使者上言明州去熙河萬里移檄來往甚煩請及傅野官滿錄送理對有旨即遣不必官滿於是時君尉定海既四年而無代者後於華陰

已得其人矣使者以朝旨不敢違君遂至熈河而無所
辨君有子久於熈河無鄉思君以為慼及是日促之歸
予辭以營什一息未竟君為少留而經畧使用君攝領
糧餉迫賊界中寒氣下利卧十旬死於河州學舍元豐
五年五月戊申也七年君孫棻裹君骨歸以某月某日
葬於某所君為人軒豁善醉不修恩讎方窮悴時俗子
多所侮慢而君終身不忍憾其於孝弟尤力雖侮慢於
君者不敢揜也許抗為人言觀傅野負米奉親則吾徒

有禄爲可愧君在軍學也詔去試祕閣而小人娼忌君
蜚慰薦相與造飛語謗君於守守疏君於是時君窮爲
平生第一然百計不使老母愁辛身與妻兒糶官倉腐
米鬻菜粥以度日而母獨嘗魚肉白飯不悟其貧云其
族沙溪數百口有以事抵城邑君必飲食之久而不怠
其財之有無與兄弟無彼我雖侮慢於君者不敢不歎
息也君所爲文章號通藁二十四卷鄧潤甫嘗序之君
既卒而兄子黙復集後書雜益之總三十卷去通藁之

號藏於家君父諱垂範李覯銘其墓者也母鄧妻陳各有婦德君生丁已死壬戌首尾六十六年銘曰

力為古文章兮與衆殊途裕吾江海兮人則潢汚舉國醉兮醒者非夫千金技就兮焉屠猗嗟君兮偉儒而卒於崎嶇文之故乎抑命歟何居吁

陳子純墓誌銘

職方員外郎南城陳徹之之嫡子約字子純天姿聰明奇畧人也自職方始仕為州縣吏四方以至為郎領郡

未嘗恤其私一以付子純而其經理調將委曲盡善其始年貲一其季年百千之而未艾其為無所欲則已欲無不致致無不具具無不寧蓋常視成於文酒笑謔之間而他人則僇力殘身莫之及者江嶺閩吳之人語為家子純必在所稱南城則樵漁牧豎阬谷細畛無不知誦子純姓字余為學時聆聽所熟云爾比少長從羈旅游而子純既不幸早世矣識其子姝而友之歲月孜詰子純所以為家其規畫綱條暢達剛強去四五十許年

而不紊或小易之輒失其宜竊嘗嘆息以為古之人得
一國而輔之言入計行四境歙張畢在股掌之內世以
謀臣命之矣然目一瞚而法度所陳能使後人毋我變
者幾何人哉以予純志之所營才之所集卓越如此誠
令得國而謀之其有不給乎哉夫時之所遭則有不同
而謂世或無士者幪幕之論也予純之死以嘉祐七年
四月乙酉其壽四十二是時職方為循州訃至職方曰
吾亡二子矣安能復仕遂告老歸葬子純於可封鄉之

王家原後二十五年墓宅師訂其地為不吉於是子純之長子京亦已死矣次子亢改卜得可封之鼓樓岡遷而窆焉是歲乙丑元豐八年七月乙未也余固嘗推美子純之設施惜其止於一家矣而亢友於余良厚故為之銘曰

哿矣謀國而莫吾用于其為家如屋斯棟我運我智我成我才則兢則完由彼乎哉嗚呼止矣其壽維嗇其誰知之列此幽刻

傅夫人墓誌銘

余妻之母危危母傅氏兩家皆業儒術子姪以俊秀游友其鄉是故世有姻好維南城之危起家始拱辰實淳化三年進士終屯田員外郎贈光祿卿傅氏始容慶歷六年丙科以鄱陽尉謝病歸遂不出然兩家之仕者自是不絕夫人容之娣而拱辰之第三男婦也年二十而歸歸三十六年而嫠嫠二十六年而卒維光祿為人崛傑高亢其配長安縣君丁亦以肅飭為閨門當而夫人在娣

姒閒見謂無違不激不委唯正之師唯是之從其及既
笄則壹素以嚴刻刻勤辛惡衣菲食以致給足治絲枲
紉縫諸兒能誦書使坐前旁持久與俱不夜分不言寐
子幼則子孫幼則孫無日不然聞人為善喜見於顔語
如其色賔客過家供具饌飲頻數不厭嫁子娶婦問其
世於禮義何如而不及貧富也有二男一女長之武嘉
祐二年禮部試不中死汴京次之郃今為惠州河源縣
主簿女適袁州軍事推官豐城李晃凡夫人之女孫外

女孫皆以予名士為愜其三男孫曰淳力行好古曰滂早死曰涇亦試禮部矣嗟乎夫人好德樂善懇至如此使其所以值待每若盛古之時則其志意之得可勝道哉熙寧十年九月某日夫人卒壽八十二明年十一月某日葬於富陽里之簀原葬八年矣之邵始於銘取余文余辭而不許則為之其文曰

處則靜女嫁而正婦曰既有子爵為嚴母假哉德矣維具之為賢維任之攸艱而夫人舉焉弗序弗傳疇以慰

其然

丁氏墓誌銘

夫人為丁氏女十有七年而後嫁為黄氏婦二十有八年而下世熈寧十年十二月癸未小斂明年二月庚申封其生也譽者傾鄉其病也問者色憂其死也弔者聲哀丁黄俱富族而夫人不陷於侈泰之非娣姒數十百而衆無間於賢善之名謂文王不作而汝墳江汜之風不可髣髴者豈非迂儒之論哉諱文惠父也希畝夫也

淵子也陳識丁荊聶辰皆壻也禮教鄉之龍穴葬地也淵好進士學號勤敏其從予游也久故於是來請銘為之文曰

室家之宜兮壽考之虧兮世道之悲兮

陳處士妻葉氏墓誌銘

陳處士之夫人葉氏世居建安曾王父某父某皆故不仕夫人為女慧為婦順為母慈以明內外稱之歸陳氏經事三姑後姑處之每過前姑凡歲時祭祀滌器調饌

必躬親未嘗以委奴役其於族與賔如其祭其視夫之兄弟息如己出處士早世夫人遵其志教飭子孫延儒師能盡情誠鄉閭有急輙憫濟之飢給以食危援以力葢其常夫人母春秋高所以存奉踵武相望母為人言吾女敬養我賢於男云其至行如此元豐元年夏六月某甲子夫人卒於是壽七十餘一𠗐生七男四女男某某舉進士女嫁張孝傑林景則張傢雷殊某月某甲子葬夫人祔處士君之塋實丁阬山銘曰

孰不有歸我圖必宜無非無儀允蹈成之雝雝夫人正順之師載揚其芬刻以銘詩

湯處士游夫人墓誌銘

元豐五年冬十一月壬辰南豐處士湯君喪其內游夫人不即葬明年春二月己未飯僧於見客堂處士拜佛稽首百下亦卒是冬十月癸酉其孤舉二喪窆於龍池鄉東戶里之佛塔窠同位而異穴先時以牛馬走來請曰維亡父生平好善足未嘗歷州縣庭口未嘗揚人過

惡事親期適而已不敢壯有餘而老不足接人趨恭而已不敢論賢而詆不肖夫然故州閭以迪吉歸之而遠近賔客日至維亡母實能佐佑其治非不生財也而知以發其身故内無奉養之闕而外有賙濟之譽雖不積而不悔是維吾親德行願得銘以誌諸幽以傳無窮其許我哉余蓋未識處士特熟其孤於逆旅耳請勒銘詩非所敢愛也按湯氏之先閩産或言本姓殷為國朝諱而改或言亦南史湯之系無譜牒可據未知其孰是其

徙家南豐距處士爲五世曾祖某祖某父某處士諱某字順之游姓出九國時亦不知其所受若徙之初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夫人壽五十五而處士多其三歲有五男子曰震桓復濟深而震深爲進士各有時名二女子適游某楊某孫若干人銘詩曰

相從載祀六六乎而方隆緯義淑睦乎而遽終傾兮躅續乎而渠以占之其使之孰乎而書以誌之其履之穀乎而

祭文

祭傅夢弼文

嗚呼辭場屢雋穎悟多才人以為祥君以為災庚子來今春秋十四子於其間蔫名相繼上求聲律子擬人先上求經術子占萬全惟子之文無往不適譬如江濤悍浩衝擊湍瀾所到骨竦毛寒一篇時出百室願觀師勉其徒翁祝其孺期子之肖否則憂虞謂子程轍超遙過人青雲坐登指在朝嚝命不與謀差因所擬誰令駿足

不極千里東人之子一薦罷歸白首摧頽卒換藍衣西人之子再薦如忝等之間常亦攝官檢嗟子視此兩不一如五試南宮夙願徒虛淮康闕塗六出六入終以失意客死其邑游舊莫顧宗姻弗聞一世胸襟奄忽埃塵本欲榮親先親而沒亦曰行道位將名𠷣辛勤二紀刻礪瑳磨毫髮不諧非災謂何蒙莊有言外物難必嗟子之智于何不察勢有所軋情無不馳嗟子雖才意困於為早泰晚屯前夷後慼人間共諱唯子兼得利不可究

名無足云首陽東陵同是誤身惟彼彭殤玆不在計行情致哀愚智一揆傾觴展訣旅櫬在斯靈乎清寧其尚知之